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



詳校官編修_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九百三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七

上官正

盧斌

周審玉

裴濟

李繼宣

張旦

張煦

張佶

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少舉三傳後為鄜州攝官雍熙中召授殿前承旨屢遣鞫獄遷供奉官閣門祗候天雄

監軍淳化中轉作坊副使劔門都監李順之亂分其黨趨劔門時疲兵數百人正奮勵士氣以禦之會成都監軍宿翰領兵投劔門與正兵合因迎擊大破賊數千衆斬馘殆盡奏至太宗嘉之詔書獎飭並賜襲衣金帶超授為六宅使劔門刺史充劔門部署翰自供奉官擢崇儀使領昭州刺史數月正被疾請尋醫至闕疾愈入對上勞問久之復遣還任所賜以金丹良藥衣帶白金千兩馬三匹授以方略令招撫殘孽慰勉遣之初川賊甚

盛朝議深以棧路為憂正以孤軍力戰挫賊鋒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賊衆三百餘敗歸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然自此沮氣矣後賊既誅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剽劫為患王繼恩百計召誘不至正諭以朝廷恩信皆相率出降未幾加峰州團練使與雷有終並為西川招安使代王繼恩正木彊好凌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無所顧忌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而暴揚之衆積怨怒多上章訴其不法者太宗謂近臣曰人

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婞直而失於謙和每謗書至朕雖力與明辨然衆怒難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賜手札戒諭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為念斯盡善矣正上表謝真宗即位改莊宅使是秋廣武叛卒劉盱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韓景祐略漢蜀邛州懷安永康軍正與鈐轄馬知節領兵趨新漢抵方井擊敗

之斬盱平其黨遷南作坊使賜錦袍金帶咸平初召還擢拜東上閣門使勾當軍頭引見司俄權戶部使二年出知滄州徙高陽關副都署真拜洺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為行營先鋒鈐轄尋知青州未行會王均叛屬命為峽路都鈐轄移知梓州又歷滄瀛鎮貝四州高陽關部署以足疾求知磁州手詔慰勉會邢州地震民居不安徙正典之移潞州景德中以河北新經兵革慎擇守臣以正知貝州遷洺州防禦使復知滄州移同州再表

引年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平州防禦使分司西京尋以
本官致仕賜全俸仍以見緡給之四年卒年七十五子
璨至內殿崇班

盧斌開封人以筆札事晉邸太宗即位補殿直雍熙中
領兵屯霸州會大舉北伐令以五千騎隨曹彬抵祁溝
時契丹據河王師乏水斌請以千弩斫砦契丹遁去遂
移軍夾河既克涿州令斌以萬人戍守會食盡大兵將
還斌因懇言涿州深在北境外無援兵內無資糧丁籍

殘失守之無利今若還師必須結陣而去以一陣之役
比於固守其利百矣復慮遼人乘便剽襲宜為之備彬
以為然遂令斌擁城中老幼並狼山南還易州彬之旋
也無復行伍果為契丹所乘諸將皆以失律被譴斌亦
下樞密院問狀太宗聞其嘗建議棄涿州遂釋不問以
為霸州破虜軍緣邊巡檢端拱中又為永興軍華州巡
檢時大賊侯和尚劉渥劫興平櫟陽殺捕賊官二人斌
率兵掩襲且追且鬪薄南山渡渭水抵鳳翔復至耀州

擒斬並盡以勞改供奉官召還面加獎慰授閤門祇候
又賜白金緡錢衣帶尋為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太宗
諭之曰川陝人情易搖設有寇攘雖他境亦當襲逐仍
許便宜從事不須中覆淳化二年賊任誘等寇昌合州
斌率兵頓昌州南牛鬪山偵知賊在龍水鎮值大雨斌
馳馬四十里騎從數十人遂斬誘等百餘級賊衆悉平
三年富順監蠻掠榮州斌晨夜倍道以赴得州兵千人
署隨軍糧料以張其勢蠻乃遁追至地頭鎮東南八十

里樹柵招其酋甫羌一阿奴綱諭以朝旨歆血刻石為盟而遣之俄而榮戎資州富順監賊十五隊鈔鄉邑弑擒三百人部送闕下餘悉臨敵斬戮四年賊王盡復起榮資弑擊滅之盡縛以獻遷內殿崇班是冬李順為亂弑即率兵六百抵成都鬪戰連月殺數萬人明年成都不守弑還梓州集十州兵赴援知州張雍委以監護之任會江水汎溢毀子城弑勸諭州民翌日畚鍤大集自城西大濠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二月賊

渠相里貴衆二十一萬傅城下城中兵裁三千斌曰軍法倍兵不戰然狂醜烏合非訓練之師以吾仗天子威靈必可殲蕩即感厲士伍負土塞南北門為固守之計又突出與賊戰擊刺三十餘合賊稍却俄復大設機石連弩衝車雲梯四面鼓譟乘城矢石亂下斌與州將隨機設備長圍八十日會王繼恩令石知顯率兵來援斌出東門迎勞王師賊不戰而潰斌乘勝追斬及納降二萬餘五月賊數萬圍閬州斌領千兵赴之斬首五千圍

遂解又至蓬州老雅山賊衆三千為陣拒斌斌擊敗之
至城下賊復大集斬三千級蓬州平斌傳詔安撫蓬閬
渠達四州擢授西京作坊使領誠州刺史斌在川陝六
年以孤軍禦寇累立戰功表求入奏太宗遣使諭之曰
侯妖孽盡殄當召汝既而賊黨集梓緜漢三州境上斌
往平之未幾代還太宗親加勞問拜東上閣門使檢校
左僕射加食邑三百戶賜白金千兩袍笏金帶上言葭
萌路出師討賊可直入利州若寇焚棧道劔門之險不

足固也請置砦柵從之尋命為銀夏兵馬鈐轄遣與李繼隆等五路出師討李繼遷斌求對懇言曰羌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糧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而不失固圍之策矣時業已出師不從其議改授靈環路鈐轄領兵二萬為前鋒令於烏白池與諸軍會斌謂李繼隆曰靈州抵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橐駝路裁十日程即不俟詔而

往與諸將失期不見賊而還俄徙屯寧州以疾召歸勾當軍頭引見司咸平初卒年五十子文質殿中丞

周審玉開封人父勳以親校事唐明宗累立戰功太平興國中至隰州團練使周顯德初審玉蔭補殿直從世宗平瓦橋關甚見親信太祖受禪為供奉官未幾加閤門祇候累遷崇儀洛苑副使西京作坊使雍熙中契丹犯塞潘美屯師定州審玉為監軍嘗與敵戰而先鋒劉緒陷賊審玉躍馬趣擊拔緒而還以勇敢聞淳化中知

貝州有驍捷卒戍州者三十七人同謀殺審玉劫庫兵而叛推虞候趙咸雍為首審玉覺之與轉運使王嗣宗率兵悉擒其黨斬十五級磔咸雍於市先是咸雍父鱗晉天福中嘗誘契丹屠州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戮於都市舊老猶記其事咸異之審玉以功領順州刺史至道初徙并州鈐轄咸平初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為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倚而為也因按詰之盡得其姦狀杖其背械送闕下以目疾代還奉朝

請俄丁內艱既而謂親友曰僕齒髮遲暮而未能辭祿仕者良以慰母心爾今可行其志矣乃拜章請老得干牛衛大將軍致仕三年卒年七十四審玉晚年好讀神農本草留意方術少長兵間習知攻守之法真宗嘗召至便坐示以攻戰器方奏對疾作詔遣使就第賜白金慰恤之子允迪為虞部員外郎

裴濟字仲溥絳州聞喜人唐相耀卿八世孫後徙家河中濟少事晉邸同輩有伎悍者濟屢糾其過失被譖出

補太康鎮將未幾譖濟者坐法太宗知濟可任會即位
補殿直為天威軍兵馬監押及平太原征幽薊濟迎謁
陪扈令監軍易州契丹攻城不能下以勞遷西頭供奉
官太平興國末江表盜起命為巡檢遷宗儀副使召還
遷宗儀使監戍兵於威虜軍塗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
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然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
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敵兵遯去太宗嘉之遷西上閣
門使定州都監就加行營鈐轄尋知定州契丹三萬騎

來攻濟逆擊於徐河斬數千級獲牛馬鎧仗甚衆淳化
初與周瑩同判四方館未幾為鎮州行營鈐轄又與李
繼隆擊賊於唐河濟短兵陷陣賊大敗走優詔褒美初
繼隆以濟性剛不悅之及是役撫濟恨相知之晚改四
方館使復知定州徙天雄軍鈐轄遷客省使復知定州
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
奠始畢有卒挾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變亟命擒之
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刼鄜間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

肅然濟在鎮定凡十五年威績甚著召還知天雄軍咸
平初李繼遷叛以濟領順州團練使知靈州兼都部署
至州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其年清遠
軍陷夏人大集斷饗道孤軍絕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
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上聞嗟悼特贈鎮江軍節度三
子並優進秩濟在諸使中甚有聲望及沒夏人皆惜之
景德中濟妻永泰郡君景氏卒特詔追封平陽郡夫人
諸子給奉終喪子德谷虞部郎中德基至如京使德豐

殿中丞濟兄麗澤弟麗正並進士及第麗澤至右補闕
麗正至金部員外郎麗正子德輿為殿中丞

李繼宣開封浚儀人乾德中補右班殿直令與御帶更
直裁十七歲命往陝州捕虎殺二十餘生致二虎一豹
以獻太平興國初掌南作坊使改供奉官出為邠寧慶
三州巡檢都監繼宣本名繼隆與明德皇后兄同姓名
至是太宗為改焉五年召還承受定州路奏事奉詔脩
長城口平塞威虜靜戎軍保州又領兵入敵境獲老幼

千餘牛畜數百又率兵扞契丹于乾寧泥姑海口契丹人靜戎軍從崔彥進過拒馬河接戰自午至申大敗之又為貝州監軍雍熙三年曹彬北征繼宣從先鋒李繼隆至方城力戰三日大軍繼至遂克固州進壁涿州東又與敵鬪乘勝攻北門克之日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又將五千騎援米信因率勁騎追至新城北大敗之斬其將賀恩相公繼宣亦中流矢大軍還雄州取芻糧遇契丹新城疾戰至暮繼宣中十創劔及兜鍪明日復戰

繼隆為敵所邀繼宣以所部拔之且戰且行奪涿河數日乃至涿州及棄州保岐溝關又戰拒馬上追奔至孤山契丹乃引去留屯滿城俄還貝州召入以功超授崇儀使代王繼恩為易州駐泊都監賜錢五十萬白金五百兩又領騎兵五千戍北平押大陣東偏受田重進節度屯長城口敵至大溝繼宣進滿城敵至定州奪唐河橋重進召繼宣洎田紹斌赴援紹斌為敵所敗繼宣獨按部轉鬪入定州敵兵北去重進命將五千騎躡其後

抵拒馬河及敵據楊疇繼宣徑掩擊之遂焚盧舍而遁

雍熙四年為高陽關行營都監端拱初契丹騎至瀛鎮

繼宣率步騎萬人入敵境抵勝務焚聚落獲生口契丹

乃引還時易州候騎不至繼宣於易州平塞軍長城口

威虜靜戎順安軍至高陽為望櫓七所舉烽以候警急

二年為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押大陣西偏與李

繼隆部芻糧抵威虜還度徐河為敵追襲繼宣駐軍與

鬪殺獲甚衆又領騎二千敗契丹於保州西射城追薄

西山有詔褒美淳化三年徙知保州又轉莊宅使築關
城浚外濠葺營舍千五百區造船一百艘入雞距泉以
運糧人咸便之數月徙定州行營都監戍深州改高陽
關行營都監課軍中勁弩為入陣之備五年領高州刺
史會契丹泛海劫千乘縣繼宣請於海口置砦以禦之
至道三年遷北作坊使俄召還加南作坊使出為鎮州
行營鈐轄契丹人定州命主無地分馬敵至懷德橋繼
宣領兵三千掩襲之至則契丹已壞橋繼宣橫木而度

追奔五十餘里契丹焚鎮州中渡常山二橋繼宣領兵
趣之契丹保豐隆山砦繼宣伐木治常山橋契丹聞之
大懼拔砦遁走繼宣銳於追襲傅潛為部署繼宣詣潛
請行頗為所抑及召潛屬吏詔繼宣與高瓊同主軍事
逐敵越拒馬河復為鎮州鈐轄受詔按視緣邊城砦權
知威虜軍敵騎至城下屢出兵設伏斬獲甚衆俄還鎮
州咸平四年拜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為前陣鈐轄
與秦翰楊延昭楊嗣分屯靜戎威虜敵至會師于威虜

延昭嗣輕騎先赴羊山繼宣與翰分左右隊各整所部

翰全軍亦往繼宣留壁赤虜止以二騎繼進至則延昭

嗣適為敵所乘繼宣即召赤虜之師與翰師合勢大戰

敵走上羊山繼宣逐之環山麓至其陰繼宣馬連中矢

斃凡三易騎進至牟山谷大克捷延昭嗣翰之師初頓

赤虜既而退保威虜繼宣以所部獨與敵角薄暮始至

威虜詔書稱獎特加檢校官及食邑明年徙定州鈐轄

扞契丹于唐河會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昭楊嗣禦敵師

敗詔繼宣與內殿崇班王汀代之望都之敗敵騎剽郡
縣繼宣壁徐河契丹數十隊薄威虜威虜魏能與戰走
之久而繼宣始至又至靜戎汀請分兵自將襲契丹繼
宣拒之雖日出遊騎偵敵勢屢徙砦而未嘗出戰為能
汀所發召還令樞密院問狀降為如京副使景德初加
如京使鎮州鈐轄契丹乘秋來攻時桑贊病足鄭誠赴
定州繼宣獨主鎮州全師歷屯邢趙及與契丹和命為
高陽關鈐轄是冬復為西上閣門使領康州刺史三年

兼知瀛州繼宣罕識字上以河間郡事繁慮獄訟有枉
命高繼勳代之止為鈐轄大中祥符初徙鎮定兩路鈐
轄進秩東上閣門使召還改鄆州部署加四方館使以
疾授西京水南都巡檢使每夕罕巡警為留司所舉特
詔增巡檢一員專主夜巡六年疾甚求至京師尋醫卒
年六十四子守忠左侍禁閣門祇候

張旦趙州人勇敢善射以經學中第至國子博士淳化
中知陵州時李順構亂連下城邑賊黨數萬攻陵州州

兵不滿三百舊不設城塹旦修完戰具置鹿角砦驅市人進戰大敗之殺五千餘人獲器械萬計詔書褒之特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由是知名數月西川招安使上官正言雅州密邇蠻蜚在於鎮撫須得其人伏見水部員外郎張旦前守陵州以孤軍抗羣寇保全壁壘至今劔外伏其威名望改授諸司使令知州事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職乃授刑部員外郎賜金紫乘傳之任寇不敢犯真宗即位遷兵部員外郎改尚食使知德清軍

景德中契丹入寇陷軍壁旦與其子利涉率衆奮擊並
戰沒上聞之驚悼特贈左衛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利涉
崇儀副使錄其四子官時有上封事者言朝廷宜優加
恩典以勸忠臣詔以恤旦事告諭天下又虎翼都虞候
胡福戍軍城率兵力戰金創徧體猶奮劔轉鬪矢無虛
發麾下已盡獨挺刃殺數十人副指揮使尚祚能運大
槓所斬首拉脅者亦百餘人衆寡不敵遂與指揮使張
睿劉福都頭輔能等四人並死之真宗嘉歎其忠勇遣

使訪遺骸唯得福尸命其子厚葬之贈福洺州團練使
祚濱州刺史睿濱州刺史劉福臨州刺史能等並贈諸
衛率府副率又邯鄲令李晦辭赴任值道梗留德清同
拒敵侍禁夏承皓部兵至大名界遇敵皆戰沒贈晦辭
工部員外郎承皓崇儀使時又贈受事河朔而沒者殿
直劉超供備庫使入內高班內品李知順為六宅副使
奉職胡度等三人為內殿崇班仍各錄其子及賜其家

金帛

張煦字輔暘開封人開寶末補府中牙職雍熙二年自
陳太宗尹京嘗事左右命為殿前承旨遷殿直歙州監
軍克人黃行達弟坐法抵死行達誣州將故入其罪詔
宣州通判姚鉉與煦鞠之即日決遣還擢供奉官閤門
祇候占謝日又改內殿宗班鎮定邢趙山西土門路都
巡檢使契丹騎兵剽境上煦以所部斬首數十走之葛
霸周瑩李繼宣稱其幹舉有詔嘉獎代還拜供備庫副
使權知環州數月改岢嵐軍使又知保安軍咸平中王

均亂蜀以煦為綿漢劔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東砦焚其郭及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以功就遷正使徙益州都監與知州宋太初同提總本路諸軍事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即日斬之夏人寇邊改涇原儀渭都鈐轄又為邠寧環慶路鈐轄兼巡檢安撫都監累躡寇入賊中掩殺甚衆有詔嘉獎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援靈武命煦為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靈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

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清遠
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與凝曰此詐也亟
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為敵所邀煦聞之
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
凝同還景德元年加領賀州刺史復為涇原儀渭鎮戎
軍鈐轄再知環州四年宜州戍卒陳進反命副曹利用
為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判官宜州盧均僭號南平
王圍象州煦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持

百枚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所給煦在後而所給過半真宗謂其太過賊平改如京使知懷州東封歲權河陽鈐轄遷文思使知曹州會江淮災歉分命大藩長吏緩撫以煦為江南西路安撫都監俄還濟陰加北作坊使又徙滄州就轉宮苑使領康州刺史大中祥符九年加領昭州團練使知鄜州未幾復知滄州天禧三年拜西上閣門使徙并代鈐轄以老疾求近郡得知磁州四年卒年七十三煦明術數善相宅時稱其

妙

張佶字仲雅本燕人後徙華州渭南初名志言後改焉
父昉殿中少監佶少有志節始用蔭補殿前承旨以習
儒業獻文求試換國子監丞遷著作佐郎監三白渠知
涇陽縣端拱初為太子右贊善大夫曹州民有被誣殺
人者詔往按之發植姦伏寃人得雪尋通判忻州遷殿
中丞兼御河督運至道中通判陝州再部送芻糧赴靈
武就改國子博士咸平初擢為陝西轉運副使賜緋魚

至延安遇夏人入寇親督兵擊敗之三年徙西川轉運副使時詔討王均以餽餉之勞遷虞部員外郎賊平分川陝為四路以佶為利州路轉運使有薦其武幹者召還授如京使涇原鈐轄兼知鎮戎軍徙麟府路鈐轄夏人來寇佶率兵與戰親射殺酋帥俘獲甚衆餘黨遁去詔書褒之賜錦袍金帶景德中徙益州鈐轄加宜州刺史遷文思使佶御軍撫民甚有威惠蜀人久猶懷之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以為西京舊城巡檢鈐轄禮

成加授北作坊使充趙德明官告使又為鄜延鈐轄會
秦州李濬暴卒上語近臣曰天水邊要宜速得人馬知
節稱佶可任上然之遂改騏驥使就命知秦州至州置
四門砦開拓疆境邊部頗怨又臨渭置采木場戎人不
之爭移帳而去佶不甚存撫亦不奏加賚賜邊人追悔
引衆劫掠佶深入掩擊敗走之議者又欲加恩宗哥立
導等族以扼平夏佶請拒絕之事具吐蕃傳朝廷始務
寧邊以佶輕信易事徙邠寧路鈐轄天禧初召為契丹

國信副使再任邠寧兼知邠州遷宮苑使未逾月擢拜西上閤門使復為涇原鈐轄四年卒年六十九佶涉獵書史好吟詠勇敢善射有方略其總戎護塞以威名自任子宗象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度支判官

論曰自古盛德之世未嘗無邊圉之患要在得果毅之臣以扞禦之昔人有言誰能去兵漢祖亦云安得猛士蓋為此也李順叛蜀攻陷郡邑正扞劔門斌守梓潼其績最多契丹入寇審玉繼宣拔陷將於重圍之中固有

餘勇佶煦宣力西南勤幹威惠亦皆可取濟旦以孤城
扞強寇援絕戰死一代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諸

宋史卷三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三十七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八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玄

王延德

魏震

張質

楊允恭

秦羲

謝德權

閻日新

靳懷德

王延德開封東明人曾祖芝濮陽令祖璋相州錄事參

軍父溫晉末契丹內寇溫率鄉豪捍蔽境內里人德之
宣祖掌畿甸兵與溫厚善延德方總角宣祖愛其謹重
召置左右太宗尹京署為親校專主庖膳尤被倚信太
平興國初授御厨副使數月遷正使從征太原未幾加
尚食使賜浚儀縣壽昌坊宅一區俄領薊州刺史兼掌
武德司改皇城使掌御輦院左藏庫延德所領凡五印
因對懇讓遂罷左藏御厨八年兼充親王諸宮使延德
素謹慎以舊恩每延訪外事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淳

化中當進秩延德與王繼恩杜彥鈞使額已極特置昭
宣使以延德等為之至道二年加領平州防禦使真宗
嗣位改領懷州永熙復土提點緣路供頓咸平初出知
華州占謝日面請罷昭宣使從之實以禦侮正秩奉給
優厚故也上幸大名為東京舊城都巡檢使明年以風
痺請告遣還本郡是冬卒年六十四贈邕州觀察使延
德所至好撰集近事掌御厨則為司膳錄掌皇城司則
為皇城紀事錄從郊祀為行宮使則為南郊錄奉詔修

內則為版築記從靈駕則為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諸
司記及治郡則為下車奏報錄先是詔史官修太祖太
宗實錄多以國初事訪延德又上太宗南宮事跡三卷
子應昌莊宅使端州團練使

常延信并州平晉人祖思仕周歷昭義歸德平盧三鎮
節度延信皆補牙職領和州刺史思卒入為六宅使領
郡如故建隆初改領平州坐與妻族相訟左授右監門
衛副率領護滑州黃河隄開寶中為京新城外汴河南

巡檢出為潼關監軍延信以關路巖險奏易道路及填
禁院役工四十餘萬又監通許鎮兵改梓遂十二州都
巡檢使賜袍帶錢百萬太平興國初秩滿留再任賜錢
四十萬時亡命卒多依山林為寇延信嘗領徒捕殺三
百餘人又為唐鄧都巡檢使代還繼改右清道右司禦
二副率雍熙三年命督鎮州以北至軍前芻糧是冬為
全邵六州都巡檢使令疾置之任就充羊狀六砦都鈐
轄遷右衛副率會誠州蠻歸款命延信馳入溪洞索其

要領又逐蠻直趣古鎮過西延大木諸洞蠻人懼伏淳
化中歷襄鄧宋曹等州都巡檢使改左監門衛將軍屢
部徒修護河防改左領軍左屯衛二將軍充西京水南
都巡檢使有盜掠彭婆鎮及甲馬營延信馳以往悉擒
之咸平中歷太康鞏縣二監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四
程德玄字禹錫鄭州滎澤人善醫術太宗尹京邑召置
左右署押衙頗親信用事太祖大漸之夕德玄宿信陵
坊夜有扣闕疾呼趣赴宮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櫛詣

府府門尚闕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盤桓久之俄頃見內侍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德玄因從以入拜翰林使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來朝命德玄迎勞之船艦度淮暴風起衆恐皆請勿進德玄曰吾將君命豈避險以酒祝而行風浪遽止三年遷東上閣門使兼翰林司事是秋領代州刺史從征太原為行宮使師還以功改判四方館事俄遷領本州團練使又加領本州防禦使五年坐市秦隴竹木聯筏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算又

高其估以入官為王仁贍所發責授東上閣門使領本
州刺史陝府西南轉運使左拾遺韋務昇京西轉運使
起居舍人程能判官右贊善大夫時載坐縱德玄等於
部下私販鬻務昇洎能並責授右贊善大夫載將作監
丞是冬車駕幸魏府命總御營四面巡檢掌給諸軍資
糧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頗信其言絲是趨附者甚衆或
言其交游太盛遂出為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復
拜慈州刺史移知環州時西鄙酋豪相繼內附詔以空

名告敕百道付德玄得便宜補授頃之以疾求致仕優

詔不許淳化三年改本州團練使知邠州未半歲復典

環州李順之寇西蜀移知鳳州兼領鳳城階文等州駐

泊兵馬事徙慶州咸平中入朝真宗命坐撫勞訪以邊

事俄出知并州兼并代副都部署移鎮州受代歸闕景

德初卒年六十五大中祥符中其子繼宗上章懇祈贈

典上憫之特贈鄭州防禦使兄德元同仕王府至內酒

坊副使繼宗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次子繼忠內殿崇

班德元子賁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累遷太常博士

王延德大名人少給事晉邸太平興國初補殿前承旨
再遷供奉官六年會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人輸
誠遣延德與殿前承旨白勳使焉自夏州渡河經沙磧
歷伊州望北庭萬五千里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
以獻授崇儀副使掌御厨明年拜正使出知慶州淳化
二年代還監折博倉延德與張齊賢善因國子博士朱
貽業通言齊賢求免掌庾希進用齊賢為言之上怒曰

延德願掌倉以自效未踰月又禱宰相求免何也因召
延德詰責自言未嘗遣貽業詣相府有所求請上疑齊
賢不實召貽業至貽業又諱之齊賢恥自辨因頓首稱
罪上怒即以延德領懿州刺史以寵之五年提點三司
衙司磨勘憑由司未幾拜左屯衛大將軍樞密都承旨
俄授度支使真宗即位轉左千牛衛上將軍充使如故
延德前使西域冒寒不汗得風痺疾艱於步履咸平初
出為舒州團練使知鄆州徙青州坐市物有剩利降授

左武衛將軍久病落籍遣家人代詣登聞鼓院求休致上以其久事先帝復授左千牛衛上將軍致仕景德三年卒年六十八延德以攀附得官傾險好進時人惡之兄延之乾德六年進士至屯田郎中致仕

魏震不知何許人祖浩贍國軍權鹽制置使父鉞蒲臺令震初用祖蔭當補廷職自以習詞業不屑就姚恕嘗與鉞蒲臺交代及為皇子教授太宗在藩邸恕嘗稱震之材因召置邸中即位補殿直廬壽八州巡檢從征河

東掌行在左藏庫改供奉官雍熙初温州進瑞木成文
震作詩賦以獻拜崇儀副使賜白金二千兩掌內弓箭
庫出知保州會諸將北伐為幽州西北路鈐轄下飛狐
蔚州以功就遷崇儀使知蔚州復知保州移秦州鈐轄
端拱中召拜西上閣門使俄知廬州徙澶州淳化二年
進東上閣門使知鳳州坐事免至道初起為洛苑使知
洪州二年復為東上閣門使知定代二州並兼行營鈐
轄咸平元年卒子致恭殿中丞

張質字守朴博州高唐人少孤養於兄贊贊為樞密院
典謁質因得隸兵房頗為趙普曹彬所知太宗征河東
還駐鎮陽彬方典樞務一夕議調發屯兵時軍載簿領
阻留在道質潛計兵數部分軍馬及得兵籍較之悉無
差謬淳化中累遷本房副都承旨咸平初授左監門衛
將軍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樞密吏皆以年勞次補有至
主事而惜其職者景德三年夏內出公事三條令主事
以下詳決之命質與禮房副承旨尹德潤宿御書院考

第翌日上親臨閱視凡選補四十餘人不中式除崇班供奉官奉職者十餘人以質為左屯衛大將軍加給月奉歷右神武軍右衛二大將軍大中祥符七年轉都承旨
在樞要僅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慤未嘗有過舊本院吏罕有遷至都承旨者上素知質廉謹故以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具利害質纂為三篇目曰兵要以進上覽而稱善好養生之術老而不衰以是多接隱人方士然語不及公家事每

大祀巡幸質多為行宮使或領巡檢提點供頓之務天禧元年九月方候對承明殿暴中風眩輿歸卒年七十四錄其子大理評事純為衛尉寺丞孫思道為三班奉職

楊允恭漢州綿竹人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儻任俠乾德中王師平蜀羣盜竊發允恭裁弱冠率鄉里子弟砮於清泉鄉為賊所獲將殺之允恭曰苟活我當助爾賊素聞其豪宗乃釋之陰結賊帥子日與飲博陽不勝償以

貲使伺賊將害允恭其子以告因遁去內客省使丁德裕討賊至州允恭以策干之署綿漢招收巡檢賊平補殿前承旨太平興國中以殿直掌廣州市舶自南漢之後海賊子孫相襲大者及數百人州縣苦之允恭因部運入奏其事太宗即命為廣連都巡檢使又以海鹽盜入嶺北民犯者衆請建大庾縣為軍官輦鹽市之詔建為南安軍自是冒禁者少賊有葉氏者衆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輕舸掩襲其首斬之餘黨棄船走

伏匿山谷允恭伐木開道悉殲焉賊寇每遇風濤則遁
止洲島間允恭領衆涉海捕之殆盡賊皆望風奔潰又
抵漳泉賊所止處盡奪先所劫男女六十餘口還其家
詔書嘉獎賜錢十萬轉供奉官詔歸改內殿崇班時緣
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釋驍卒
擊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
久之悉梟其首又趣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衆舟張幕
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為幕所縈礮中允恭左

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泗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數授之江浙所運止於淮泗由淮泗

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淳化五年轉西京作坊使初產茶之地民輸賦者悉計其直官售之精麤不校咸輸榷務商人弗肯售久即焚之允恭曰竭民利而取之積腐而棄之非善計也至道初劉氏建議請廢緣江榷務許商人過江聽私貨鬻允恭以為諸州新陳相揉兩河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雜以數品即商人少利請依舊江北置務均色號以年次給之事下三司鹽鐵使陳恕等以允恭議為是詔從之即命允恭為發運使

始改擘畫為制置以西京作坊副使李延遂著作佐郎
王子與並為同發運使巢廬江二縣舊隸廬州道遠多
寇民輸勞費允恭請以二縣建軍詔許之以無為為額
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鹽之
賤故販者益衆至有持兵器往來為盜者允恭以為行
法宜一即奏請悉禁而官遣吏主之事下三司三司言
其不可允恭再三為請太宗始從之是歲收利巨萬允
恭與王子與秦義同主茶鹽之任多作條制遂變新法

真宗即位改西京左藏庫使又言川陝鐵錢之弊曰凡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之一今輸鐵錢亦一而吏卒奉舊給銅錢之一今給鐵錢五及行用交易則鐵錢之十為銅錢之一且民入田稅以一為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給增一為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復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嘗陳其事願變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議行之會賊順叛擾而止今陛下繼成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饒信之銅積數千萬若遣運於荆達於蜀

蜀素多銅俾變益遂各置監鑄錢歲用均給不十年悉用銅錢矣議雖未用然自是吏卒奉給始改用十鐵錢易銅錢之一俄知通利軍兼黃御河發運使會議減西鄙屯兵以息轉餉召允恭與崇儀副使竇神寶閣門祇候李允則馳往經度圖上郡縣山川之形勝允恭因建議曰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芻粟之運其策有三然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數尠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

設兵衛加戈刃於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於外尋為議者所沮而止復遣之任又議江淮鹽鐵使陳恕力爭詔從允恭之議加領康州刺史咸平初以北邊賣馬未有定直命允恭主平其估乃置估馬司鑄印以為常制王均之亂上慮南方有聚寇命允恭為荆湖江浙都巡檢使內殿崇班楊守遵副之賜與甚厚二年夏以疾聞遣其子大理評事可乘傳侍疾七月卒於昇州年五十六賜其次子告同學究出身贖錢二十

萬緡百匹又以錢五萬帛五十匹給其家命揚州官造第一區賜之允恭有膽幹能以方畧捕賊王小波之亂也李順之兄自榮據綿竹土人多被脅從允恭兄允升弟允元率鄉里子弟併力破之又為王師鄉導執自榮詣劔門以獻王繼恩表其事詔賜允升學究出身授本縣令允元什邡令明年召赴闕授允升右贊善大夫允元大理評事可咸平元年進士喜屬文有吏幹累召試歷戶部鹽鐵判官知洪宣潤壽潭州至都官員外郎告

虞部員外郎

秦羲字致堯江寧人世仕江左曾祖本岳州刺史祖進
遠寧國軍節度副使父承裕建州監軍使知州事李煜
之歸朝也承裕遣羲詣闕上符印太祖召見悅其趨對
詳謹補殿直令督廣濟漕船太平興國中有南唐軍校
馬光璉等亡命荆楚結徒為盜羲受詔縛光璉以獻太
宗壯之積勞改西頭供奉官決獄於淮南諸州淳化中
又督洛南採銅雷有終稱其有心計遣監興國軍茶務

會揚允恭改茶鹽法薦羲掌真州權務尋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羨餘十餘萬遂與允恭同為江淮制置擢授閣門祇候兼制置礬稅咸平初入奏真宗面加慰勞淮南榷鹽二歲增錢八十三萬餘貫以勞改內殿崇班又兼制置荆湖路江南羣盜久為民患羲討捕皆盡四年領發運使事改供備庫副使獻議增榷酤歲十八萬緡所增既多尤為刻下會歲旱詔罷之景德初遷供備庫使知江陵府坐舉官不如狀削秩大中祥符初起授供

備庫副使宿州監軍稍遷東染院副使明年廣州言澄海兵嘗捕宜賊頗希恩桀驁軍中不能制部送闕下上以遠方大鎮宜得材幹之臣鎮撫之宰相歷言數人皆不稱旨上曰秦羲可當此任復授供備庫使充廣州鈐轄歷東染院使知蘇州改崇儀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因對求典藩郡遷內園使知泉州天禧四年代還道病卒年六十四羲知書好為詩喜賓客頗有士風歷財貨之任凡十餘年精勤練習號為稱職

謝德權字士衡福州人父文節初仕王氏為侯官令後入南唐為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周世宗南征文節獨擐甲度大江潛覘敵壘吳人號為鐵龍後守鄂州拒宋師戰沒德權初以父死事李煜署莊宅副使歸宋詣登聞檢院自薦補殿前承旨遷殿直陝西巡檢以勞就改右侍禁咸陽浮橋壞轉運使宋太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岸聚石為倉用河中鐵牛之制纜以竹索繇是無患咸平二年宜州溪蠻叛命陳堯叟往經

度之德權預其行以單騎入蠻境諭以朝旨衆咸聽命
堯叟以聞加閣門祇候廣韶英雄連賀六州都巡檢使
代歸提點京城倉草場先是厝積多患地下濕德權累
甃為臺以藉之遂無敗腐京城衢巷狹隘命德權廣之
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
請曰臣已受命不可中止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各屋室
斲資耳非有他也上從之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
曉之制會有克人劉曄僧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搆

西夏為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
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妄泌獨曰追攝大臣獄狀
乃具德權曰泌欲陷大臣耶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
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上
乃可之六年命城新樂縣遷供奉官又命浚北平砦濠
葺蒲陰城一日遽乘傳詣闕求對且言邊民多挈族入
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塞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
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契丹必寇內地令邊兵聚屯

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壘濶
遠請急詔盛之仍葺澶州城北治德清軍城塹以為豫
備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上慰遣之既而契
丹果圍蒲陰及聞有詔修河北行宮德權又驛奏請車
駕毋渡河及至澶州德權單馬間道赴行在未幾遷內
殿崇班提轄三司衙司德權為設條制均其差使有大
將隸內侍主藏內侍為奏留規免煩重之役德權携奏
白上極言僥倖上稱其有守又命提總京城四排岸領

護汴河兼督輦運前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而主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沙擁岸址或河流汎濫即中流復填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為垠棄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為大錐以試築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建議廢京師鑄錢監徙西窰務於河陰大省勞費改崇儀副使兼領東西八作司先時每營造患工少至終歲不成德權按其役皆剋日而就大中祥符元年議東封

命與劉承珪戚綸同計度發運遷供備庫使預修玉清
昭應宮時累徙民舍以廣宮地劉承珪議掘地及丈加
築以壯基址德權患其勞役過甚日與忿爭不能奪遂
求罷復領京城倉草場導金水河自皇城西環太廟凡
十餘里三年出知泗州占謝日自陳臣久領京務頗慮
中外觀聽謂臣負譴外遷願稍進其秩詔改西染院使
遣之至任踰月卒年五十八以其子平為定遠主簿給
奉終喪德權清苦幹事好興功利多所經畫見官吏徇

私者必面斥之所至整肅然喜采察纖微以聞於上朝
論惡之

閻日新宿州臨渙人少為本州牙職補三司使役吏淳
化中選隸壽王府主郎中記簿真宗即位擢為供奉官
提點雄霸靜戎軍榷場咸平元年遷內殿崇班永興軍
駐泊都監徙劔門關兼知劔門縣就加供備庫副使慶
州都監景德初命管勾邠寧環州駐泊兵馬時部署張
凝屢入邊界焚族帳日新皆提兵應援俄知涇州未幾

移慶州上言野溪三門等族恃險隘桀黠難制請開古
川道東至樂業鎮西出府城從之就轉供備庫使知環
州兼邠寧環慶路幹轄緣邊都巡檢使安撫都監俄換
涇原儀渭路二年遷如京使領萬州刺史上東陵東封
皆命為行宮使大中祥符初改文思使日新起胥史好
云為以進取嘗上言羣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童齒
以受奉望自今年二十以上乃給廩又京城百官早朝
而學士丞郎舍人以上導從呵止太盛難於趨避望令

裁減又屢請對多所建白且自陳筋力尚壯願正授刺
郡守邊城以効用俄真拜坊州刺史知渭州兼涇原路
駐泊鈴轄將祀汾陰故改知同州事儼信頓即日新所
部車駕至迎謁獻方物勞問久之遂從祀睢上賜以襲
衣金帶還過新市鎮又設綵樓樂伎以迎駕明年徙知
徐州代還以足疾改又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團練使知
單州疾益甚許還京師天禧初卒年六十八

靳懷德博州高唐人祖昌范殿中丞父隱禹城令懷德

太平興國中明法解褐廣安軍判官秩滿授鴻臚寺丞
歷著作佐郎太子左贊善大夫通判相州改殿中丞通
判廣州遷國子博士通判滄州歷虞部比部員外郎又
通判莫州知德州咸平中契丹入寇懷德固守城壁又
轉運使劉通言其善政連有詔褒之徙知密州會留後
孔守正之鎮代還鹽鐵使陳恕判官王濟薦其武幹換
如京使知邛州懷德本名湘素遊寇準之門準父名湘
景德中準方為相懷德乃改名焉俄知滄州大中祥符

初召還復遣之任吏民詣轉運使李士衡借留懷德士
衡以聞未幾遷文思使三年秋以江左旱歉命為洪虔
十州安撫都監未至任改知曹州明年春遷為益州鈐
轄加領長州刺史懷德歷官以強幹稱然酗酒多失將
行別詔戒勗真宗又面諭之就遷北作坊使在劍外軍
民甚畏愛之復以善職入拜西上閣門使改領昭州刺
史知澶州是州居水陸之要懷德悉心撫治頗著政績
使車往復多稱譽焉又知陝州踰年歸闕而卒時天禧

元年年七十三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事
功允恭有心計好言事是時摘山煮海方舟之漕規制
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羲亦精心敏職士
大夫許其醞藉德權清廉強伎矯名好威然其斥謝必
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哉延德而下
溝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可取者焉

宋史卷三百九

宋史卷三百九考證

王延德傳再遷供奉官會高昌國遣使朝貢遣延德使

馬雍熙二年使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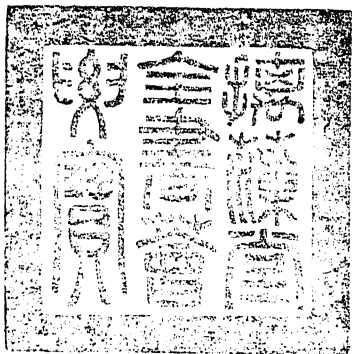
臣浩

按此卷中有兩王延德同

傳宋史新編兩人亦類叙而加一又字今考宋會要
云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則此王延德或于
延德之訛也

宋史卷三百九考證

謹案卷三百九第八頁前四行在樞要僅五十年
按五十年不得言僅疑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騰錄監生臣金拔

騰錄監生臣劉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三十八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六十九

李迪

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
孫孝基孝壽孝稱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徙幽州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攜其所為文見柳開開

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
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鹽鐵判官東封
泰山復通判兗州坐嘗解開封府進士失當謫監海州
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詔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
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副使擢知
制誥真宗幸亳為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羣剽城邑
發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罷所發兵陰聽察知賊區處
部勒驍銳士擒賊斬以徇代歸會喃厮囉叛帝憂闕中

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

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令加塗墜而已及幸汾毫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

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

矣初上將立章獻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正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正等仁宗為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

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真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
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為不便曰即日上體平朝
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
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既貶謂寢擅權
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
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自此
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

引林特為樞密副使而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為左丞者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

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
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
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貶起為秘書監知
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
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
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
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於此
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

為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為
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既而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
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
元儼嘗為補門下僧惠清為守闕鑿義夷簡請辨詔訊
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
岳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兗州欲行縣因
祠岳為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為百姓

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戶部尚書知
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
或為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
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
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為侍御史知雜事奉
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
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
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孝

墓孝稱

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為館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謂之乾度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歷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陝西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惻然即賜其碑曰旌忠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蔭之門太廣遂詔

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者一千人知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以舊職兼侍讀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帝頗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為容覆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王即位未幾東之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閣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

坐仍置宴資善堂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宮在殯朕不
得為詩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敘其事
東之出都門即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熙寧六年
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
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
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
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
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

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工就弗擾民悅之請為宰邑多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為之衰止為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圯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為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彊今保障若是

且柰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
規制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
內縣鎮夔路湖南刑獄儂蠻暴嶺外肅之親扞之境會
蔣階失利亟帥兵往躡於臨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
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士羲叛討平之猶以過左遷
知齊州改江東兩浙河北轉運使進度支副使江淮發
運使神宗初即位諒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
夏事奏對稱旨以為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

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困以
儲雨粟之暴露者為茨舍以居民啟廩振給嚴做盜竊
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遣使勞賜遷天章閣待
制知開封府出知定州還遷三司使又出為永興軍青
齊二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為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
直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肅之內
行修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
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仕以官辭不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即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異恩也檢正中書刑

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
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斂羨餘過
制承之曰是豈朝廷意邪悉裁正其數遷集賢殿修撰
擢寶文閣待制為同羣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察都
承旨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蔡確治相州獄多引朝士
皆望風自折服承之為帝言其險詖之狀帝意始悟趣
使詰竟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
於兄且兄為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

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為公主
售三司久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
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
降待制知汝州未幾為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
部侍郎戶部侍郎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應天府
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
中夏人犯邊契丹復發兵並塞疆候戒嚴及之言契丹

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張虛勢以疑我
必不失誓好願毋過虞已而果然徙通判河南府亡卒
張海倚山嘯聚白晝掠城市及之督捕單騎與海語諭
使歸命當奏貲其死海感動弛備奏方上而衆兵集悉
獲之知信州靈鷲山浮屠犯法者衆及之治其姦流數
十人乃自劾朝廷嘉之釋不問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
有益治體者為君臣龜鑑八十卷王堯臣上其書并表
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之召試除直秘閣歷開封府

判官知涇晉陝三州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必稱職以
大中大夫致仕再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
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此李
迪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
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知汝陰雍丘縣
通判閬州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悉斷不為證
左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閬

中江水蓄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旁
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
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
京國子監凡就間十年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
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孝基為人沖澹善養
生平居輕安弟孝稱進對帝問起居狀歎曰度越常人
遠矣後十一年無疾卒

孝壽字景山為開封府戶曹參軍元符中呂嘉問知府

事受章惇蔡卞指鍛鍊上書人命孝壽攝司錄事成其
獄徽宗即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為政以
為府推官遷大理太僕卿擢顯謨閣待制為開封尹前
此閭里亡賴子自斷截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
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加直學士出知興
仁開德府京起蘇州章紕獄還孝壽開封使往即訊至
蘇州窮治鑄錢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掠囚墮指脫足不
可計死則投於垣外日夜鍛鍊疑未就京猶嫌其緩召

使還其後緹兄弟竟用此黥竄又知號克二州坐守興

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

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改開封尹奉宸庫吏呂壽盜金

繫獄而逃孝壽盡執守兵論為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

上直者亦以不即追掩繩之凡配隸四十人陰賂杖者

使加重六七十人纔出關而死帝聞之命悉還餘人於是

諫議大夫毛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不聽孝壽猶以

獄空上表賀孝壽雖已狀亦時有可觀有舉子為僕所

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
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
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愔然曰
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
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明年以疾罷為龍圖閣學
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孝稱字彥聞以蔭登朝值郊恩得封父及之己官通議
大夫有司限以格孝稱言恐非朝廷所以推恩優老之

意詔特許之遂為著令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常平提

點京西南路刑獄蔡京之姻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有

囚逸捕得之孝稱上其功喬年受賞而孝稱用是得工

部員外郎不閱月遷大理少卿連奏獄空進為卿且數

增秩擢工部戶部二侍郎為開封尹陳瓘之子正彙在

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蕤執送京師併逮瓘

詣獄孝稱脇使證其子瓘不可暨獄上竟竄正彙海島

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而以其兄孝壽代為尹孝稱請

班兄下不許避親嫌徙工部卒贈光祿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
里人張震善為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
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
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竒之特試政事堂授秘
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始通和契
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曾曰從其國號
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

時瑞應沓至曾常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為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

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再遷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管三班院遂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為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己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舁土置門外賀

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為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

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
 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
 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
 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
 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
 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
 大事令入內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
 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

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謂初敗任
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
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
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
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
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
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

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耳
不足慮也已而果然陝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權其利且
請推其法天下曾請罷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
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
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班已上嘗怏怏不悅語
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為之解太后曰卿
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

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
輕議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可及長寧
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
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以彰
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
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改天平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
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封沂國公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思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

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閣中送數軸簡紙啟視之皆它人書簡後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

曾始仁宗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為第一曾無子
養子曰絳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尚書兵部郎中秘
閣校理致仕卒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為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第
累遷太常丞同知禮院獻所為文召試直集賢院嘗論
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為禮閣新編上之以其書藏太
常權三司度支鹽鐵判官任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三
司使程琳集官議子融曰今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

城中可乎事遂寢權同糾察刑獄知河陽又集五代事
為唐餘錄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累遷太常少卿權
判大理寺乃取讞獄輕重可為準者類次以為斷例拜
天章閣待制尚書吏部郎中知荆南盜張海縱掠襄鄧
至荆門子融閱州兵將迎擊之賊引去遷右諫議大夫
知陝州徙河中府既而勾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尚書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
英宗即位進兵部卒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為

名性儉嗇街道卒除道侵子融邸店尺寸地至自詣開
封府訴之然教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氏從僧懷
璉遊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河
陽節度判官咸平中疏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舍
人院權右正言獻鳳宸箴出知劍州逾年召試中書加
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旱與李防分
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司事周伯星見司天以

瑞奏羣臣伏閣稱賀知白以為人君當修德應天而星
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
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又言咸平中河湟未平臣
嘗請罷郡國所上祥瑞今天下無事靈貺並至望以泰
山諸瑞圖置玉清昭應宮其副藏秘閣陝西饑命按巡
之尋知鄧州會關內流傭至境知白既發倉廩又募民
出粟以濟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
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為引唐李嶠議

遷臺閣典藩郡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
固請知青州還京師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
劇邪宰相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為身謀乃遷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郊禮成遷尚書
工部侍郎時同列王曾遷給事中猶班知白上知白心
不能平累表辭之曾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
光祿大夫復為給事中判禮儀院曾罷還所辭官時王
欽若為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罷為刑部侍

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
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
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即位進尚書右
丞為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
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
本乃命知白進讀至修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知白
在相位慎名器無豪髮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
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

第帝親問疾不能語薨為罷上已宴贈太傅中書令禮
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
撓可謂正矣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知白
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頽
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
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嘗過陝州與
通判孫何遇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及還知白畧無所
遺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

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
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
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
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凡子子思為後仕至尚書
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
郎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
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遙縣使者薦之通判

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
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
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太
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
州折寃獄知州王曙為作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
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行辨其誣抵告者
罪寧化軍守將鞠人死罪不以實行覆正之守將不伏
訴之詔為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

奏行辨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
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
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召為三司戶
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未行會河北乏軍費
選為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於民而用足還為
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行為
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
為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

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
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
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
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
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
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
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
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

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
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為姦行既視事即敕吏
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
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
是吏不能為姦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
如判銓時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
者為設方畧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屍并得賊殺他婦
人屍二秦人大驚徙并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

閣學士寶元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
民苦調發吏因緣為姦行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
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
開封府遠近聞行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
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行曰僥倖成
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賜手詔敦勉為河東
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
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

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不以為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臣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

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墩拜同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
倖小人多不悅其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
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
柔為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
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
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
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為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

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
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
平日議論實非朋比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歷七
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為
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
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
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
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子同進士出身又

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封
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
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履
緋袍革帶或勸行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
士名邪善為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
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
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庠冢以葬自作遺
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

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宋史卷三百十